



秋瑾

金湖女侠

叶文玲著

鑑湖女俠

秋瑾

叶文玲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鑑湖女俠——秋瑾/叶文玲著. —北京：作家出版社，1998.6

ISBN 7-5063-1469-X

I. 鑑… II. 叶… III. 长篇小说：历史小说－中国－
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8) 第 14893 号

鑑湖女俠——秋瑾

作者：叶文玲

责任编辑：张亚丽

装帧设计：曹全弘

版式设计：英 子

出版发行：作家出版社

社址：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：100026

电话传真：86-10-65930756（出版发行部）

86-10-65004079（总编室）

E-mail：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经销：新华书店

印刷：北京印刷一厂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

字数：365 千

印张：15.75 插页：3

版次：1998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1469-X/I·1457

定价：24.00 元

作家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，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叶文玲，女，一九四二年十一月生于浙江省玉环县楚门镇。十三岁时便曾以小小说在报上初露才华。一九五七年曾考入省重点高中，因家庭出身和哥哥错划右派的株连被迫辍学。直到一九八〇年入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学习毕业方遂深造之愿。

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八六年，叶文玲在河南生活工作了二十四年。一九八六年归根始回浙江，现任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、浙江文学院院长、浙江省文联副主席、浙江省对外友协理事、浙江海外联谊会理事、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、全国政协第六、七、八届委员、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。

一九五八年（十六岁）发表处女作《我和青梅》。一九八〇年小说《心香》荣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，中篇小说《小溪九道弯》、《浪漫的黄昏》及散文集《不了情》、散文《乌篷摇梦到春江》、《心系苍穹》等分获各种奖项。一九九四年完成的长篇小说《无梦谷》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，曾引起强烈反响，获美国纽约国际文化艺术中心所颁的“中国文学创作杰出成就奖”。《叶文玲文集》（八卷）一九九八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。



你站立于晨曦之中，素面朝天，
丰仪飘逸，周遭一无点缀。

这就是你么？

是你，当然是你。

你曾锦衣罗衫，你曾戎装狩猎；你曾
百花微笑，你曾弹铗长歌。不管你何种妆
式，卓然独立是你最本真的形象；繁花乱
红，人间百色，唯有纯洁无瑕的真如雪的
仪容风范，最之匹配你。

你静立于湖山之畔，待到沉吟，
长幅曳地，脚下竟无花环。

找傅丝席说，戚继宥说：

是的，你决不会被人遗忘，你的灵魂
是长存天地间的精气，如同湖底于山麓丛
林的碧藻，如同你漫于明湖碧水的流光，

作者手迹

寄意寒星荃不察 我以我血荐轩辕

三月的江南，春光无限好。但诗人徐志摩却无法享受这美好的春光。他正躺在病榻上，生命垂危。他知道自己时日不多，于是他急切地想见见他的朋友——北大教授胡适。胡适得知消息后，立即赶来探望。在病榻前，徐志摩向胡适倾吐了自己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之情。他含着眼泪，一字一顿地说：“我愿化作春泥，为祖国服务……”“我愿化作春泥，为祖国服务……”他的话音刚落，就与世长辞了。



目 录

楔	J	(1)
第	一	章 杀贼就义 (9)
第	二	章 风雨避难 (31)
第	三	章 舌战公堂 (55)
第	四	章 鱼水不欢 (71)
第	五	章 义结金兰 (91)
第	六	章 谊重东瀛 (115)
第	七	章 结交志士 (137)
第	八	章 酒店密谋 (163)
第	九	章 罗织罪名 (187)
第	十	章 大通围捕 (203)
第	十一	章 飞船报信 (227)
第	十二	章 华云策议 (251)



目 录

第十三章	为虎作伥	(265)
第十四章	敬识孙文	(291)
第十五章	姐妹情深	(313)
第十六章	骁男壮举	(341)
第十七章	秋雨秋风	(365)
第十八章	噩梦连连	(383)
第十九章	杀人灭口	(401)
第二十章	狱中追思	(425)
第二十一章	轩亭溅血	(457)
第二十二章	义士复仇	(471)
尾 声	九迁坟茔	(481)
后 记		(491)

楔

子

欲凭粉笔写风神 侠骨棱棱画不真^①

^① 引自《梅》，见《秋瑾集》第74页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9月新1版，下同。

你默默地立于晨曦之中，素面朝天，丰仪飘然，周遭一无点缀。

这就是你么？

是你，当然是你。

你曾锦衣罗衫，你曾戎装骑服；你曾拈花微笑，你曾弹铗当歌。不管你何种妆式，卓然独立是你最本真的形象；繁花乱红，人间百色，唯有纯洁无瑕缟素如雪的汉白玉石，最最匹配你。

是你，当然是你。

你静静地立于湖山之畔，持剑沉吟，长裙曳地，脚下竟无花环。

我悚然惊诧，戚然喟叹！

哦，也许，是急急来奔的我太心急，太动情，我几乎没有意识到：现在不是岸柳抒青的三月，今天更不是清明节。

是的，你决不会被人遗忘。你的英魂是长存天地间的精气，如同润沃于山峦丛林的霞霭，如同弥漫于明湖碧水的岚光。真正的浩气并非时时刻刻都在光采熠熠，它总是在阴霾满

天的时候瑰然闪现，然后悄悄地输入中华民族挺拔的脊梁，然后又化为长使我们仰望的精神支柱，擎火如炬，顶天立地。

你纤秀的身躯并不巍峨高大，你慧目凝视时总见眉尖若蹙；你与和畅堂中的你并非相似乃尔，那么，到底哪一个哪一个更像真正的你？

我听说，我早就听说你心事无限遗恨无尽，你伤心九州大错如铁铸成，你惆怅壁上龙泉夜夜嘶鸣！那么，你是否要将这全部未了心事，托付腕下这三尺青锋，舞出满天龙蛇？你是否要与眼前的满湖碧水一样，化为不绝的琴弦叮咚？

你身下的基座方正如磐，走近你只需跨上这小小的台阶三级。呵，你是那么容易接近。你看，我果然，果然就这样容易地走近了你。

我细看你端庄的脸庞，细看你英扬的眉梢；我可以轻抚你所穿的裙裾，可以揣度你裙裾所掩的革履。啊，那双被你在绍兴城走得尘飞三尺、走得令万千闺秀杏眼圆睁、走得令一班劣绅鼠须倒竖的革履，那双橐橐走向古轩亭口，走得惊天地泣鬼神的革履呵！

哦，是朝雾还是露水？是汗珠还是泪滴？它涔涔而下婆娑我一脸，顷刻间竟成交加的涕泪！……

啊，我无法不动情，从迢迢中原起程时，我就频频叮嘱自己：探看你，敬识你，用这颗虔诚的心而不是用眼泪。昨天在和畅堂在大通学堂在古轩亭口我都做到了，为什么为什么来到西子湖畔竟这样难以自己？

也许，昨日太匆匆，太匆匆而意犹未尽，就像人生的许多旅程。但是，对你，我是十年八年前，不不，我是自从听说你的名字，自从第一次来到绍兴时，就有了这个预感，就存下这

个夙愿了：

我将以我的全部情感全部智慧全部人生来认识你，敬仰你，就像纤夫必经的河湾；就像此生必须偿还的宿债。

所以我但得良机便跃然策“马”，我来了。

真正是“二月冰花千里梦，半林雪月一枕诗”呵，我来得急促是怕来得迟迟，所以我行装甫卸喘息未定，风尘仆仆便来探访你，拜谒你……

我现在意识到了，我深深羞愧深深懊悔昨日的匆忙。

啊，要不要改变主意？今天再赶回绍兴，赶回和畅堂？让我再在那两扇黑漆台门前那三进院子里好好站一站；让我再在那张磨出了些微凹坑的梨花木桌前、在那把同样褪得漆色全无的梨木硬椅上坐一坐？摸一摸放在桌上的笔筒，拔开那一管管可以写出秀丽小楷的狼毫；如果可能的话，我更想在那张垂着毛蓝印花布帐、安着雕花护栏、叠着一床薄衾的木床上躺一躺！哦，我从来不迷信，可这会儿我多想迷信一回呵！——我希望梦神如期来临，而你，果然笑吟吟地从床头壁上的相框里走下来；从门角那存放着枪支武器的暗壁后走出来。就如平日那样，就如现在这样，飘然身姿美丰仪，你扬剑出鞘，边歌边舞，你拿出诗稿拿出笔，神采飞扬，侃侃而谈……

哦，晨光熹微，湖光潋滟，那入地无声的雪花呵，又在一片片、一朵朵地飘落。严冬的西子湖恰如一幅流韵淡远的水墨画，总是以这最素朴的风景来展示生命最本真纯洁的原色。哦，我再次想起来：这亦是最使你魂牵梦萦，最使你沉醉的景色。

檐滴叮咚，檐滴如乐，哦，是你在诉说！……

你提醒我：80年前，也有这样的时刻，那是你与徐寄尘再次泛舟畅游的那个冬日。你怀古伤今徘徊湖山，正是金戈铁



马犹在耳的岳王坟，令你越发不舍离去；正是断桥畔长存的残雪，才教你不归隐林泉而宁愿白杨荒冢同凭吊；所以你几欲断指书血，所以你一次又一次立下了啸傲江湖埋骨西泠的誓愿。

如今，你夙愿已偿，故而你黛眉似春山，笑貌亦安然。

久久端详你，久久凝视你，就像凝视那幅永为世人倾倒的名画，我怎么也不舍离开。

可你总是要走的，挥手从兹去，你走了！书剑飘零，背影相向，整装束策，鞍马劳顿，是你永远的身影。

行前总眷眷，素心犹缱绻。雄健行止虽令须眉汗颜，可你毕竟也是女人。

就在你再次飘然而去的一刹那，你又回过头来细语叮咛：别太轻率了你的笔呵，知我，先读我的诗，知我，先读我的心

.....

啊！你和我说话？我听见了你的声音？这是真实？是梦？
是梦，也是真实！

我兀然四顾，再次热泪潸然。哦，古人相讥过的白日梦，我竟做得那样逼真，那样酣然！

我在激情飞扬的神思中，我在晨曦如纱的朦胧中，总算还记得彼时的日脚：

1981年冬月。

1981年冬月记下的心迹，是一定要偿还的宿债，假如有生之年我还有着写作者应有的天赋的话。

时隔十五年后再理这笔旧债，我发现岁月虽然沉淀，墨色却斑斓如新。在闪现历史的年轮时，它如声声警号地提醒着这桩未了的夙愿，它使我寝梦难安。

·楔 子·

恰在此时，我又有幸见到了她的至亲骨血，她的后裔。那一番番延至深夜的纵情长谈，是超越了一般性的采访，也超越了萍水相逢的礼仪，而可称具有更多亲情意义上的叙旧。于是，在拨开历史的粉尘，在再次面对这位教我终生缅怀的英烈面前，我认定了那种纯粹故事式的虚构，都将是一种最大的不敬和亵渎。于是，我在叙说 1907 年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这个真实的事件、这位先觉者的真实人生时，我不能不以清净之泉冷冽不时在心中卷起的腾腾烈焰，所以我一直不认为我是在写小说，尽管在形式意义上，它是小说。

我以最虔敬的心，奉献于她牺牲九十周年的忌辰。

